

一方土灶

◎尚海军

土灶，灰头土脸地屈居于偏房的一隅。一日三餐，都从它那儿来。

在农村，盘砌土灶与村里过红白喜事一样重要，用的土黏性一定要强，盘出的灶台就光滑结实。也有人用白灰搪面，或用瓷砖砌面，自然就漂亮耐用。土灶一般有两个灶膛，靠里边的较小，平时炒菜、烧水，靠外面的很大，使用频率最高。

土灶盘好后，就成了主妇们“表演”的舞台。别看是独角戏，主妇们却很认真，在那缺这少那的年代，她们会变着花样，把每一场戏演得有滋有味。

记忆中，每天鸡叫头遍，屋外一片漆黑，母亲就蹑手蹑脚地穿好衣服下炕，在土灶前劈柴生火。火苗燃烧，映红了母亲的脸庞，也照亮了半个屋子，屋外也便袅袅地升起了炊烟。天边渐渐泛起了红光，我们在饭香中被母亲唤醒。接着，村子里一家家的大门慢慢地打开，宁静了一夜的村庄，顿时沸腾了起来。

土灶做饭，最关键是要把握好火候。煮、煎、炸、炒，

要看食材，食材不同添柴的多少也不一样。柴火添得太少，火势不旺，饭菜就欠了味道，添得太多又容易把饭菜烧焦。不光是食材，所做饭食不同，柴火的软硬也会有区别。如蒸馍，就要选用槐木等劈成的硬柴。这样，热气腾腾蒸出的馍浑圆胀满，吃起来香气扑鼻；如是烙馍，就要选用麦秆、豆秆等软一些的柴，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能随时控制火候，不至于把馍烙焦了。

土灶炖肉菜，首先要将肉放入大锅中大火烧开，再用中小火煨一个小时，等到自然收汁，慢工出细活，文火能炖出好味道……小时候，我常常帮母亲烧火做饭，有时候一顿饭做下来，不是被烟火熏呛得泪流满面，就是脸被烟火抹得乱七八糟。

一方老土灶，万般思乡愁。想起家乡的土灶，就会想起童年的时光，想起母亲那一代人，以及度过的温暖、纯真的岁月。不管光阴如何变化，土灶的温暖与心灵的柔情融合，把故乡的土地与亲人的容颜永远珍藏于美好的记忆深处。



西山甘庙行

◎张瑞敏

从市区沿310国道一直向西，穿过长长的太宁隧道，映入眼帘的皆是起伏的山脉，这就是著名的宝鸡西山地区。西山是秦岭连接陇山的过渡地段，也是阻隔在宝鸡和甘肃天水之间的天然巨大屏障。历史上，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因为从甘肃陇西到达陕西关中，必须穿过这片绵亘不绝的山脉。

车出隧道不远，右边有一座桥，沿桥北上便是“乏牛坡”。据说过去这里山高坡陡，连最能出蛮力的牛，翻过这道坡都会疲乏，于是便有了这个带有无奈意味的名字。如今沿山路上坡，车子在弯曲的水泥路上不疾不徐，路两边树木葱郁，景色宜人，满山的树木，似乎望不到头。不管是车还是人，走起来如履平地，没有一点“乏牛”的迹象。原来是政府在进行山路改造时降低了这

段路的坡度。

汽车继续向前行驶七八分钟，眼前出现了一个村落，门楼上三个大字：甘庙村。放眼望去，整个村庄错落有致，景色秀美，与四周的参天古树相互映衬。自然界的恩宠在乡村表现得尤为浓烈，家家户户门前绿意盎然，各色花卉和绿植随风摇曳，装点着庭院，美化了环境，一派“屋舍俨然”的和谐景致。这里的房屋，大部分比较新，像是近十年间修建的，基本都是水泥、砖混结构。一户农家小院的门前种着两棵高大的桃树，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院子参观。只见宽敞的院路，收拾得干净整洁，墙角边是一畦菜地，茄子、豆角、黄瓜、西红柿，常吃的蔬菜都有。主人热情地端茶倒水，诚恳朴实的模样令人感动。问及甘庙村的由来，主人说，相

传古时一位书生路过此地，在庙里投宿，天亮后，发现庙外的树上挂有一条干鱼。他对周围人说，将干鱼放进水中，说不定能活。人们便将这条干鱼放进甘峪河，鱼果然活了，从此这座庙就被称为“干鱼庙”，后来演变为甘峪庙，再后来这里就被称为甘庙村了。

甘庙村现有14个村民小组，姓温的人特别多，这些人大多居住在温家大院周围。大院始建于1928年，是宝鸡地区少见的上世纪初叶的建筑，由温氏四兄弟所建。盖起来后，有四五间房，特别气派。只是到了现在，由于岁月侵蚀，老房子已多处损毁，但从屋脊上的瑞兽、各种砖雕图案等细节上还是能看出当年的精美和大气。东西两边的厢房已经坍塌，南侧也少了半排房子，取而代之的是村

艺文志

民新建的民居。

驻足凝思，我迟迟不忍离开。宝鸡西部山区，这个历史上非常贫穷的地方，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里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。上世纪初期到中叶，从这里走出去“安正班”“鸣盛社”两个名震陕甘的秦腔剧团，以及一大批在陕甘一带拥有大批戏迷的秦腔名角，让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戏迷仍津津乐道、怀念不已。近年来，新一轮的新农村改造如火如荼，土墙不见了，老旧的房子被改造一新，人们种蔬菜、种果树、种药材，各种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，到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，一幅“产业兴、生态美、乡风淳、社会安、百姓富”的幸福画卷，正在这片沃土上徐徐展开。

当我离开时，远处有飞歌传来：“甘庙好地方，花椒红艳艳，蜜桃甜丝丝，笙歌里劳作，生活胜小康……”衷心祝愿甘庙村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！



钉马掌

◎王商君

马是相当温驯的牲口，体格高大，骨骼俊朗，因此也就显得格外威武。在战争年代，作为编外战士，战马驮载着将军与他们的梦想，东征西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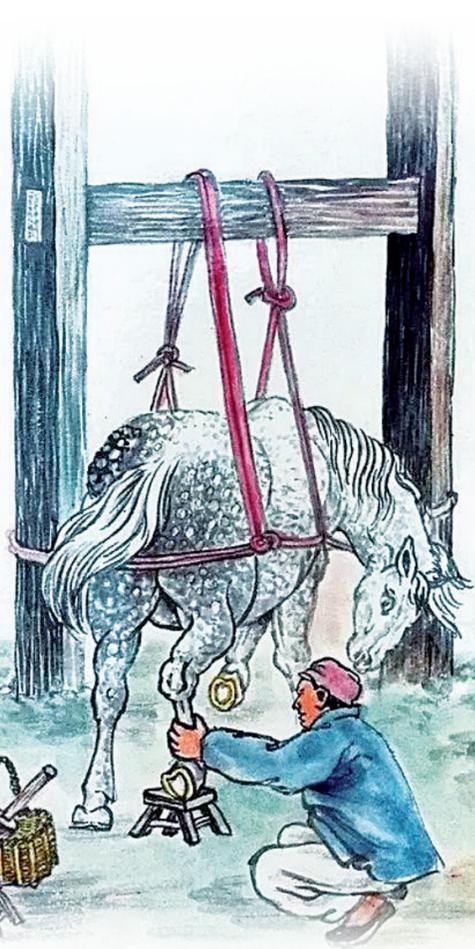
从古至今，驮载将军的战马也和它们的将军，在历史上留下了盛名。据《西汉演义》记载，西楚霸王项羽的坐骑是当时号称“天下第一骏马”的乌骓。《三国演义》中记载，刘备的坐骑名为的卢，关键时刻救了刘备的性命。关羽的战马为赤兔马，此马先为猛将吕布骑乘，曹操打败吕布后，将此马赠予了关羽。1928年，我军组建了骑兵部队，军马与将士们在战争时期屡建功勋，被称为“红色哥萨克”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伴随着我国科技和工业的发展，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逐渐取代了骑兵，于是，大批军马退役。此后，马儿们不再奔波疆场，慢慢转为“普通劳动者”，帮人们犁地，驮载各种生产物资，成了农业生产中的“生力军”。

牲口们在生产中免不了会走许多路，它们的蹄子磨损得也会很快，人们便给马、骡子、驴钉上铁质的马掌，其实就是给这些大牲口修脚，“穿上”合适的“鞋子”，更利于其工作。后来，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，机械代替了马、骡子、驴，这些牲口承担的农业生产角色就逐渐淡化，与它们一起淡出人们视野的，还有

一门手艺活，就是钉马掌。

钉马掌是一门技术活，掌握这门手艺的人不但需要了解马的生理特征，还要懂得平复马的情绪。钉之前，一般会把马牵到一个类似足球门的框子里，宽度刚好让马容身，把马腿后跪，绑在立柱上，马蹄跪在专门的马凳上。钉马掌时先用铲刀、锉刀等工具把马掌修理平整。钉马掌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蹄铁，蹄铁一般是钉掌师傅自己打出来的，大小合适、弯度正好，蹄铁两侧有2至4个小孔，钉子斜着从小孔里钉到马蹄角质层。最后，用锉刀锉平钉子头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钉掌时马钉多深，马儿才会舒服，这个度的掌控是一般人无法拿捏的。高手钉掌时马儿也是不会感到疼痛的。因此，技术好的钉掌师傅会被好



多村子争相邀请。他们带着家什上门服务，主家自然好烟好茶好饭招待，离开时，还会获得一定的酬劳。

如今，用于农业生产的马

儿少了，钉马掌的师傅便纷纷转行，干起了其他营生，会这门技艺的人也越来越少。但是，关于这门老手工艺的美好记忆却始终留存在我的心中。

周秦风

拐枣印象

◎侯栗梅

街角的地摊上摆着几束被打理得十分齐整的枝枝，枝头深褐色的果实却长得歪七扭八，那桀骜不驯的模样让人过目不忘，我知道那是一种能吃的果子，叫拐枣。明明跟任何吃过的大枣、酸枣都不同，却也叫枣，真是让人不解。

我曾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查询“拐枣”的含义，它给我指向了“枳椇”这个词，而在“枳”这个字中只有“枳椇”一词的解释，意为落叶乔木，叶子卵圆形，花淡黄绿色，果实近球形，果柄肥厚弯曲，果肉呈红褐色，味甜，可以吃……看到这里，我更加纳闷了。直到后来读到了一篇介绍“诗经植物”的文章才明白，原来“枳椇”是一种古老的水果，《诗经》中说的“南山有枸，北山有楸”的“枸”，就是它了。

以前，我也偶然在一个村子见过拐枣树，高高大大的树上，茂密的树叶在夏末时节变得深沉，透着墨色，躲藏其间的拐枣隐约可见，看来娇小的拐枣花应该没落多久，果实才初现枝头，显然它离成熟还需要些日

子，每一枝拐枣果小巧得若有若无。如果不是村里人告知，真不敢将眼前这棵五层楼高的大树与歪歪扭扭的拐枣联系在一起。听村里人说，拐枣树是上等的木料，木质细腻且坚硬，只是村中这样粗壮的老树不多了，这棵上了年纪的拐枣树成了全村人的宝贝，有专门的人管护着，照看得十分精心。那一次，我没有尝到拐枣的味道，当村里人称赞着那棵树上的拐枣无与伦比的甜滋滋味道，我一句话也没说，因为自小我也没吃过几次拐枣，印象中它的味道不是酸就是涩。

拐枣好像有着魔力一般，令我念念不忘。我在街边的拐枣摊前犹豫了起来，看到它虽然其貌不扬，但一节节扭来扭去的果子出奇地饱满，撑得外皮都变薄了几分，与此前吃过的酸涩拐枣很不一样，就忍不住想尝尝。果然如卖家所说，这些被霜打过的拐枣风味绝佳，我第一次尝到了它本来的味道。再一次轻咬，它的果皮立即裂开来，清亮的汁水淌了出来，真甜！